

第 6 卷



王蒙文集



第 6 卷

踌躇的季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一 章

久违了，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庸俗龌龊的事务缠住了你！电话和采访，仪式和聚会，名誉头衔和上不上镜头，意气之争与阴谋诡计，泼污水的快意与一锤子打不出一个响屁来的木头墩子，打翻了醋罐与绝望的震怒旋涡中的稻草，迅速的反应与短平快的出手，碍于情面的约稿与半是文场半是官场的公关……王蒙，你就这样地浪费着你的才华和来之不易而又深知老之将至的大好光阴！

而我时时想着你，这且写不完的长篇小说，和我一样地重要，和我一样地老去，青春已经像小鸟一样地飞去不再飞回，又是和我一样地大化微尘、不足挂齿。你追求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谁能不幽默呢？它是我自己的与同代人的心路历程。一代人又一代人慢慢地逝去着，难道已经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重提了么？曾经是多么刻骨，多么炎热，多么疯狂和勇敢，奔腾如滔天巨浪，威严如万仞高峰，神圣如雷霆天启……而年轻的朋友是多么不愿意听这些在他们眼睛里已经老掉了牙的旧话，他们是多么多么的希望一切从荒凉的野地开始，从盘古的混沌与伊甸园的智慧之蛇开始，从零来开始他们的崭新的一页呀！

而我仍然想念你们如想念童年的伴侣，有什么办法呢，童年还没有过完，命运却已经使我们各自东西。想着一笔远远没有还清的债，欠债的人是睡不安稳的哟！想着一曲还没有听完就因为空袭突然中止的演奏，那指挥的手臂永远冻结在不得歇息不着边际的空间

里——多么突然而来的汽油炸弹与寒潮滚滚！我想着一条永远向东奔流的河，河面上的浪花起起伏伏，每一个都转瞬即逝，每一个都了无新意，这样的长河是更加可怜还是更加珍贵了呢？我想着我的已故的亲人，到死我也没能好好地侍候他们，现在，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他们告别人世的时候了。愧疚，究竟是使善良的人更善良还是使残忍的人更加残忍呢？反正已就是已就了。想着生活，到了儿你也像还没有生活过！我们生活了吗？我们有过、得到过并失去了——例如七岁、十二岁、二十一岁、三十岁或者四十岁了吗？深刻的怀疑啾啾着蹊跷的心。而我还要顽强地乃至于是快乐地生活下去写作下去，因为，这世上还有你，我还没有完成你！

我谋划着你。我的谋划是何等的软弱与低智！一切业已铸定，铸定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也就不会得到太多的同情。以今天的眼光看旧事，他们是多么糊涂！需要同情，这本身就是弱者的毛病！每一个上辈人都认为自己为后世子孙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翻天覆地建造了历史的丰碑，至少是自己的各种愚蠢都将成为后人的神圣警鉴与路志，就是说他们认定自己的血泪不会白流。真的吗？而许多后人却惊异于上一代人的愚蠢、偏执、自以为是与碍手碍脚……历史为什么永远那样不可思议得难以置信？我们不要历史，我们讨厌历史，让我们忘记历史吧，为什么不呢？历史的再现那么快就被漠视了。尤其是一个已经痊愈，日子过得相当可以的人向旁人描绘自己的胸腔做外科手术的情景，你又怎么能抱怨旁人没有以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你的精彩的叙述和描绘？好了伤疤忘了疼，也许这正是人类得以存活下来的根由。请设想，如果一次受伤一辈子不忘，人类或者早就因为不堪疼痛的重负而灭绝了。

伤痕累累而又打起精神好好地活下去，还要小说这劳什子做什么？

只能够从远处说起。中国的传统小说叫做楔子，叫做得胜头回：不做小说，你又能做什么呢？

于是我想起了祝正鸿的表舅，他做买卖，到处讲吃亏是福。无论如何该轮到他老了，冥冥中的小说之神，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文学界的鲁班祖师爷这样指挥着我的手指，而我对于表舅的了解又太有限。年轻时他曾经跑外蒙古新疆做骆驼客——行商。他早就喜欢喝砖茶吃酥油了。跑一个单程半年，到了边疆地区做生意半年——用一个手电筒换一匹马，再用一板子茶叶换十张生羊皮。当然，这半年他免不了要进几次窑子。回程再来半年，回到内地再歇半年，两年一个周期。他做过六七个周期呢。等一等，让他回忆一下在新疆的星星峡嫖妓的经验吧。在一个铺着红褥子的大土炕上，擦得满脸血红的姐姐和妹妹都是一嘴的酸牛奶加洋葱头气味。远离家乡，路途险恶……他在窑子里挨了喝醉了酒的同伴的一枪，枪弹擦着心脏从肋条骨的缝隙中穿过去了，没有伤着心脏也没有伤到骨骼。万岁，表舅的青春年华！

一九四七年，当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唱着与他在窑子里学到的小调毫无二致的调子，以平津学生大联欢的名义开展起反对国民党的英勇斗争的时候，他傻了眼了。学生们唱的是：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沙里红巴唉哎哎……

而他唱的词是：

姐姐好呀妹妹好呀，
哪个可心哪个好；
西瓜甜呀甜瓜甜呀，
哪个可口哪个甜！

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会是什么样呢？以他的灵活及与各族同胞做生意混生活的丰富经验，他也许会成为工商联的积极分子？一解放他就把自己的绸子大褂收到箱子底去了。两年以后他发现绸大褂已经招了蠹虫，他有点遗憾和惶惑吗？他感谢蠹虫帮助他离开了过

去。他觉得这个国家可真有意思。他不相信就这么人人都穿干部服，他不相信从今以后再没有人穿绸挂缎。他也琢磨过，农民在田间耨地，工人在高炉边炼铁，那都是不可以穿绸大褂的，那么，那么到了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谁来穿绸缎衣服呢？前所未有的，令人战栗又令人匍匐的工农国家！他带着这个大问题诚惶诚恐地问起了党支部的书记，书记毕竟是书记呀！书记一笑，说：

“到了共产主义，科学高度发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就消灭了，工人坐在仪表旁边炼铁，农民坐在图纸面前操纵拖拉机，连面条都不用擀，全是机器轧出来的，一样薄厚，一样粗细，普天下的人都吃一样的打卤面。那个时候的人民，不但穿着绸子大褂，而且还穿高靱皮靴布拉吉呢。那时候的人民，连拉屎揩腩也用雪白的，绵软而又肉头的纸——听说现在苏联就差不多啦！”

书记真是高瞻远瞩。表舅喜笑颜开，连连称奇：“书记您讲得我心明眼亮。过去，我就算是白活了半辈子，您看看！敢情共产主义就有这么好，我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今年四十四岁了，就当一岁过！旧社会过的那四十多年，怎么能算是人生呢？我爹我娘都是没有等上解放就死了，他们可真是白活一世呀！您看看！我打从知道了共产主义的美好以后才算新生出世呀！想一想，旧社会有多么可恶，让我糊里糊涂地过了四十四年！我是掉在了黑井里头啦，是共产党搭救的我呀！我的命是爹妈给的，可我这个人的觉悟呢，那是共产党给的呀！我的魂儿是共产党给的呀！有命没有觉悟，那和一只老鼠有什么分别呢？我真想见到共产党就扑上去叫一声爹爹！您看看！”

问题不在于书记听了表舅的话以后满意愉快，问题是表舅说完这话自己特别踏实、快乐，干脆应该说是非常幸福。那话刚出口的时候他还有点玩弄讨好伎俩的意思，推销手电筒与砖茶以换马匹的意思，抽一口大烟就松人家的裤腰带的意，他自觉到了自己的不够笃诚，他暗暗得意而又惭愧。他惭愧自己不忠不孝不诚不信：在人屋檐下，哪得不低头？米汤人人爱灌，戏法人人会变，高帽儿谁不愿意戴，

臭脚谁不受捧？得空就捧，有机会就拍，能下舌头咱们就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一句好言三冬暖，一句歹言六月寒，小小蚁民，还能有什么活法？还能有什么别的思想？当书记笑着告诉他欢迎他以后多来汇报思想的时候他脑门上冒了汗，赶紧声明：

“我没思想，我没思想啊！”

书记哈哈大笑起来，他一开初的拘谨，渐渐也放开了，便假装放肆实际察言观色地也随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他就完全相信自己的“积极”表态完全是真诚的了。旧社会，当着前清的或者北洋军阀的或者国民党的官，他敢这样放声大笑吗？他与书记谈话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式样相同规格相同的木制椅子上，这就叫平起平坐呀。这在旧社会怎么可以想象！旧社会碰到官阶地位比他高的人，打死他他也不敢坐呀！自己也没有想到啊，与书记一谈话，觉悟硬是提高得这么快。天下最可贵最幸福的莫过于由衷地拥护领导了，拥护的由衷带来了安全感和得利感，带来了自信心，带来了自豪感，更带来了认同的沉醉与乐观的夯实了的地基。思想好是让人多么的快乐呀！反过来说，思想不好您还怎么活下去！“三反”“五反”当中他的一个老哥们儿死了，结环上吊了，据说舌头吐出来了一尺。这不是自找吗？思想好的快乐与幸福真是黄金万两也换不来的呀。那么思想坏的危险呢？

与书记谈完共产主义，当天晚上他回到家挑灯学习时事手册，更认清了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与击败美、英、法三国在柏林地区的挑衅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意义，认清了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伟大成就，认清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运动战十大原则必胜与蒋军必败，认清了反革命分子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威力，认清了人民的江山万年长、中苏友好力量大及各种深刻的道理。

恰好第二天工商联开学习会，表舅溜溜地发了一个小时的言，他的发言后来被摘要刊登在报纸的第三版上。三个月以后，表舅被补

选为工商联的第八位副主席。

比从前做买卖强多啦！表舅笑嘻嘻地到表妹家报喜。

谁想得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表舅被揪了出来。这一年的肃反与五年前的镇反大不相同。镇反侧重的是明面上的反革命，像对于担任过日伪或国民党政府高级职位而又罪行累累的人，抓起来，审一审，判一判：关、管、杀掉。敌伪时期表舅最爱看的《小实报》的社长管翼贤就是以汉奸罪在这一年被毙掉了的。而五年后的肃反侧重的是揪出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暗藏的反革命”。怎么揪？由群众背对背地进行揭发，揭发别人的可疑的言论和行为，揭出一点点，捋出一大串。表舅被揭出来的是三条言论：一个是他有一次看到报纸上的宋庆龄副主席的照片，他说：“哎呀，孙中山是国父，那么说宋庆龄就得算是国母了呀！”一个是有一次说起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的时候，他说：“你当是唯利是图容易吗？为了得这点利，你也得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你也得和气生财，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当三孙子！我们学徒的时候……”

最后一条最严重，表舅有一次说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说：“我看再过几年，咱们中国再发展发展，就得是咱们中国为首啦，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社会主义阵营的头把交椅咱们是当仁不让！”

他本来以为这样说是积极的表现，没想到人家说他是“企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挑拨中苏关系”，一听这个罪名他顿时两眼发黑，差点没背过气去。

揪出来也就没有救了，三批两斗，把表舅给从工商联——也是革命的机关呀——里给开除出去了。

表舅第一次尝到挨斗的滋味，一开始吓坏了，他还以为人民政府要枪毙他。这么大的革命，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他这样的旧社会的余孽，还不是毙了也就毙了？毙他个千儿八百个又算什么？后来只给了一个开除了事，他真心真意地感谢党的宽大处理。

开除也就开除了,他的妻子解放前是家庭妇女,一解放就参加了工作,先当售货员,后来又通过招考当上了小学教员。表舅被开除了,就靠舅妈养活着,好在他们的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不但不需要他们的接济,而且还可以多少给父母一点支援,那时的物价又便宜,表舅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困难。见到人,他就说:“唉,我犯了错误了,我要改造呀!”犯错误,本来似乎是共产党干部的专利名词,如今表舅也用起这个词来了,他只感觉自己与革命更靠近了一步,把这个词用到个人头上,羞愧中似乎又蕴藏着几分光荣和进步。

到了一九六二年,政策放宽,表舅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先是春节时期他去给表妹拜年,听表外甥祝正鸿处长讲了讲“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那时候正鸿已经不在区里当卫生局长而是高升到市里当处长去了。市里的一位部长对于祝正鸿的文笔和头脑、诚恳与持重十分器重,祝正鸿的前途一片光明。祝正鸿劝表舅找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做做,没有别的就义务地每天在自己住的“片儿”上扫扫大街。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也许祝正鸿与表舅谈话的意思是劝自己的这门远亲努努力,争取再次回到“革命的队伍”,就是说再成为某个机关单位的一员,有工资,有公费医疗,有时指明方向的政治学习,有领导——小领导上还有大领导,大领导上是领导着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当代伟人。一旦回到革命队伍你就一切都有了依靠有了意义有了指望有了同志有了朋友有了名分有了活下去的权利与出路。而一旦被革命队伍清洗你就没有了活下去的依据了。祝正鸿的革命前途一帆风顺,祝正鸿相信世界一定会按照文件与会议精神很精确很符合计划地发展下去进步下去。他希望他的这位一度很积极过的远亲能洗刷自己的被开除的耻辱,能拥有一个与他的表外甥的现状与前景更相称的职业。

表舅得到的启发却是别样的。他回家不久就向政府提出了申请,他愿意承包那一家位于胡同拐弯处的仅有一间门脸的小杂货店。他得到了批准,他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主题是活一天就要为人民服务

一天。他也顺便提到了他的表外甥。批准以后他焕发出来了无比的精力,抬出了所有货柜和货物,抢掉了所有的墙皮,刷了一层大白,又齐腰画了一道深赭石色的横线。他求人用毛体草书写了主席的诗作: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

室内的刚刚刷过墙的新鲜气味与墨汁的既臭且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使表舅大为兴奋。他甚至于哼哼起河南坠子《小寡妇上坟》来:

……花开花落年年有,
人过了青春(他)没(有)少年(哪),
嗯嗯嗡嗡吭吭哎哎哟号……

他除了保留原来杂货店的针头线脑火柴电池以外,又添设了大量小食品:绿豆糕、起子饼、瓜子、铁蚕豆、棒棒糖、酱豆腐、臭豆腐、糖葫芦、果丹皮、挂面、红糖、黑枣、柿饼、酸枣、酸枣面、榨菜和大头菜。点心挂面他是收粮票的,他从食品店和粮店批发了进来,以不低的零售价出售。其他小食品则是他从自由市场进的原料,然后自己加工,卖给顾客。他专门进了一些别的店找不到的零星日用品,什么耳挖勺、修脚刀、梳头篦子、分簪、小型镊子、牙签、夜壶、搪瓷与陶瓷尿盆、老太太用的裹脚布和老头乐。由于六十年代的粮食困难,各家买了粮食,买了吃的,都要约斤盘两,表舅便进了一批简易的秤,其中还有两个旧物,是苏联制造的弹簧秤。由于那年月也时或停电,他进了一批煤油灯和蜡烛。所有这些物品都深受欢迎。

在两排货架子后边,通向表舅表舅母的卧房的通道上,表舅摆了一张大概当初没有刷过漆的八仙桌,由于年代久远,桌子已经变成了深褐色,而且油亮油亮。桌子前只放得下一个长方面的单人板凳。

遇到寂寞的客人，他就卖给他二两散装白酒，再请客人挑选一点吃食。客人可以静静地在这一个僻静的角落啜饮辣而臭的酒，也可以与表舅搭讪着说一点不咸不淡的话。即使是在发着牢骚，骂着自己的儿子忤逆自己的妻子懒惰，也还要时不时地加上歌颂新社会，歌颂共产党的革命内容：

“您说现在的社会这么好，我儿子他怎么就不学好呢？”

“您说新社会谁不知道劳动光荣呀？她怎么就抻不开这根懒筋呢？”

“党的教育，党的教育，都听党的话，不是早就什么都好了吗？怎么他们硬是不好好听呢？”

“他认识这几个字，还不是共产党的恩典？我说你小子牛的个什么？”

小杂货店的成功使表舅大为焕发青春。表舅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深刻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不同。心里却得了便宜卖乖：怎么样，我就知道世道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你共产党再厉害也得穿衣吃饭娶妻生子，到头来还是得过太平日子。老百姓，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为人民服务的调门唱得再高你买货也得掏钱，马列主义讲得再天花乱坠也还得我这样的二混子经营杂货。书记，书记是好，再好也不能来卖夜壶吧？我什么样的大买卖没见过？卖点糖豆大酸枣还不是手到擒来？您就擎着好儿吧。

但是这些话他并没有跟谁说，连老伴他也不说。他只是高高兴兴地说是愿意为人民服务。他的下巴渐渐垂了下来，他的眼睛常常眯缝着一闪一闪，他说起话来谦虚和气却又摇头晃脑，他的腔调男不男女不女，有人说表舅一和气起来说话就有一副太监控。表舅的下巴硬是光滑圆润，寸须不长。一见到顾客他就笑成了一团：您用点什么呀？您来点儿这个吧？这个可是真不错。钱，唉，街里街坊的，您就带着吧，甬啦，您就甬给啦您哪。您不再坐会儿啦？您慢走哇，您哪……

久违了,这种老式的礼貌语言,这种谦和的笑脸,这种宾至如归的气氛,这种亲切的小杂货铺,这种太监的文化味儿。归根到底,除了皇上,别人也照样需要太监不是?像是怀旧,又像是散心,男女老少都喜欢到他的这个铺子来,不仅是买货而且是重温或者享受一种温馨,哪怕明知道他的温馨里有浓重的招揽生意的实利目的,因而很大程度上是做出来的也罢。

他自己明白,他卖的货并不便宜,质量也不好,现在进货有就是好,根本没有挑拣。他的店铺更是狭小憋气,阴暗潮湿,各种气味混成了一团,他还怎么做买卖?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做买卖了呀,他能够做到的只有客客气气罢了。而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把北京店铺的和气生财早就丢到脑后了。大铺子小铺子,只要是国营,那就是组织,而顾客呢?顾客说到底也只是个人,谁敢在商店里抱怨呢?抱怨商店就是抱怨组织,就是对社会不满呀!过去,就为了学会在顾客面前站要有个站样,说话要有个说话样,递烟递茶也要有一个待客的模样,您得学徒三年!现在呢?

每天上班下班的时候,他这里的生意特别多。一阵忙过去以后,等顾客走掉了,他就漫步走到店铺门口,搬一个板凳,坐在板凳上欣赏过往的行人与胡同拐角处的大槐树。见了行人他认得的不认得的,都礼貌招呼“您早啊?”“您上班去呀?”“您下班啦呀?”“您吃了没有?”“遛弯儿哪您啦。”

在没有什么过往行人的时候,那一棵老槐树也使他感慨万千。从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这棵槐树就是这么个样子。最大的区别是从前有许多“吊死鬼儿”(蝶、蛾的吐丝的幼虫)挂在树上,儿时他在槐树下边玩耍,常常会弄一脸的“吊死鬼儿”。而从五十年代中期,树木年年打药,刷白;从五十年代末期,又为保护这株古槐而专门砌了一个高大的砖台,从此没有吐丝的虫子随风摇摆了。清爽干净之余,又使表舅惘然若失。

新社会是真好呀。吊死鬼儿没有了,抽大烟扎吗啡的没有了,野

妓拉皮条的没有了，嗲声嗲气的靡靡之音也没有了，教私塾的念诗曰子云的算卦的相面的也没有了，买空卖空收银元袁大头的投机倒把的没有了，走到墙角掏出来就尿的没有了，烧香的拜佛的叫街的要饭的要猴的要猴栗子（傀儡戏）的卖布头的卖梳头油的卖红绒花的代写家书的赊账的抽签（买糖葫芦和卤鸡）的也没有了，剃头的再也不用撸那个大镊子似的土造音叉与给顾客捶背了，澡堂子洗澡脱下衣裳来自己塞到竹筐子里，再也不用伙计给你往墙上挂了，半夜里再也不用担心警察会来查户口了，去馆子里叫菜再也没有跑堂的唱歌似的给你报菜名了。人人都学习，人人都发言，人人干革命，大家都是新社会的主人，谁都听毛主席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发言都发积极进步的，唱歌都唱光明革命的，连唱歌跳舞也都是锵、锵、噉锵噉，一个点儿呀，真好啊。想也想不到会这么好啊。

而这棵老槐树依旧。枝叶婆娑，满脸灰尘，树冠巨大，树荫遍地，小有摇曳，经常无语，不再生长，也见不到衰老了。

你看看，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没有变。一切已经不比当初，一切……老没见您啦，您老……

表舅身上一阵凉意。他觉得不踏实起来。

这天晚上他想提前打烊，他想他应该去看看中医，他的身上好像进入了一点邪祟。正关窗隔扇的时候进来一位嘴唇略向外翻的大个子。顾客的到来使表舅立即打起了精神：“是您哪？您用点什么呀？”表舅说话的那个样子倒像他们是老相识似的。

大个子左右巡视了一下，找到了黑亮黑亮的桌子，实实着着地往那里一坐，用手一拢，作了一个饮酒的姿势。

表舅稍稍犹豫了一下。他问：“您就点什么呀？”

他的问话里有一句潜台词：“不要干喝酒，干喝酒，那是伤身体的。”

大个子根本不回答。

表舅知道，这个人情绪不好，不能不卖给他酒，也不能完全放任

不管,对于这种顾客防止出事应该说是比赚他的钱更重要。表舅便不再问,顺手拿来一盘开花豆,再拿来一嗓子四小两散白酒,一个带缺口的小酒盅。酒盅缺口,你就倒不满酒了,也是奉劝顾客少斟慢饮的意思。然后一面给顾客拿筷子,一面自言自语:“您来得还真巧,您猜怎么着,还就这点酒啦,您再多要一两也还就没了。”

大个子却不搭茬儿,手抚弄着酒嗓子,却不急于斟酒。表舅盯着他,他却毫不注意表舅,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仍然只是抚弄酒器,不斟也不喝。

这样一来,表舅沉不住气了,他干脆凑到了客人的对面,问:“您还用点什么吗?”

他吓了一跳,顾客在哭,两只肿眼泡里流出了混浊的眼泪。

顾客坐了一个多小时,酒并没有喝,撂下几毛钱,他走了。

这位顾客的出现使表舅深为不安。他是什么人?会不会是反革命?会不会是逃犯?会不会是美蒋特务?会不会是什么右派分子?现在的人怎么能是这种面容、这样行事的呢?

他又觉得自己没有意思,自己不是也被揪出来过吗?自己不是也差一点成了反这个那个的吗?怎么又去瞎琢磨旁人去了呢?

不久这翻嘴唇的顾客又来了,情绪正常得多了,他没有要酒,只买了一包劣质香烟,东张西望,有点心不在焉。

忽然,他走了,走得很急。表舅不由得悄悄跟了出去。他看到大个子与另一位女士在老槐树下相聚,然后走在一起,那位女士在女性当中更属大个子了。

他明白了,他这个铺子,已经成为了这两个男女的约会地点。这样约会,不会有好事。他觉得很讨厌。

这样的约会又发生了两次。第三次上,他竟然不顾腿脚已经并不怎么利索而倏地跟了上去。他追到了这两个人,大口喘着气,问道:“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

问完了这句话,他吓得直哆嗦,因为如果人家问他是谁,他实在

无法回答。而且问别人哪个“部分”，这显然是国民党兵的问法，而新社会，应该是问哪个“单位”的。

想不到的是他一问，那两个男女竟然吓得脸都苍白了。

他走近了，认出了那女同志是表外甥的老同事，他赶紧打圆场，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是您，我是希望您常来照顾小店。我也只是想为人民服务就是了……您再来点槽子糕怎么样？粮票免收，哟，您老没有看出来呀，我是祝正鸿的亲戚呀。真叫人羞于出口呀，我是思想改造太差了呀，没有脸面见我的表外甥呀，我要向你们学习进步呀……”

又说了许多废话。然而双方仍然都很不自在。

开业七个月了，表妹传来了正鸿的口信，让表舅赶紧歇业。

表舅一怔，却又觉得事出有因，大外甥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说话。祝正鸿在他开业后不久，来过一次。他那次是坐华沙牌小汽车来的。那些年，坐小汽车的人极少极少，坐小汽车的人说的话是不会差的。祝正鸿是在他表舅过生日的那一天到来的，他母亲委托他送了一匣子酥皮枣泥点心来。表外甥从苏联造汽车上走下来，直如天神从云端下凡，表舅光荣得喘不过气来。表外甥四下看了一下，撂下点心匣子，没有回答表舅的战战兢兢的问话，皱了一下眉就走了。

表外甥不大高兴。是嫌我的衣着不好？是想起了我肃反当中的问题？是讨厌我店铺里的味道太差？讨厌的散装白酒！还有点灯用的煤油呢。

表舅凄凄然，惶惶然。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

如今半年过去，表妹来了。表妹悄悄地说，正鸿说了，你赶紧歇业。他是知道上面的精神的，你这个杂货铺是经营不下去的，这条道是走不通的。他不能再多说什么了，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保密的问题。

接连几天几夜，表舅睡不着觉。

于是，歇了业了。唉，为人民服务呀，为人民服务也是这么不容易呀。小铺不开了，可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再说大个子男女,自从他去查问“哪个部分”以来,再也不到这边厢来了。他好几次在门口的古槐四周徘徊,伸着脖子东张西望,等待这两位男女的到来,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

表舅专门去了一趟表妹家,鬼鬼祟祟地向祝正鸿汇报了周碧云与他不认识的那个大个子在他的店门口约会的情况。祝正鸿未置一词,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表舅对自己的表外甥敬佩得要死:像个人物了呀。

我是不是有点缺德呢?小时候老家儿教育我,讨人嫌的事可是干不得的呀。结果若有所失的是他自己。

而小店的歇业更使他关心起那二位的约会来,小店已经没有了,昙花一现的约会也从此没有踪迹。

人生一世,如果当时在边疆的窑子里,他挨了那一枪子儿就回了宫(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一辈人喜欢把人死叫做回宫),不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么?

想不明晰了就喝点散白酒。别的东西都处理了,酒留给了自己。到了一九六二年了,他排一阵队,不但能买上猪肉罐头咖喱鸡罐头,有时候还能买上猪耳朵、棉籽油炸胡萝卜豆面丸子和炸咸带鱼。对于这些个熟食,他的评论是:“可以!又臭又香!”

喝上两嗓子酒,他就开始谈论国家大事,关于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关于苏联挫败了英、美、法三国在柏林的挑衅,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他的政治学习一直是一九五〇年担任工商联第八副主席的水平。再晚近,他还记得一个“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啊……”

谁知那天喝着酒谈中苏友好反对美帝的大好形势的时候,轻易不来的表妹立即指出:“现在苏联出了问题啦,苏联出了叛徒啦,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列主义啦,你再说什么苏联好,那就是反动啦!幸亏是我,要不,你又该挨斗啦。”

表舅一身冷汗。虽说是表妹,他仍然不安,表妹是个人精,连唐

诗都会背。表外甥更是革命人，他们要是一合计，给他汇一报，他就没了活路啦！

从此表舅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才喝酒。喝酒的时候从不说一句话。他越发地胖了起来，只觉得每根手指头都在肿胀。人是愈来愈胖，劲是愈来愈小。拉完屎硬是起不来身，有一次坐到了砖坑口上，要不是坑口小，他就掉到粪坑里去了。坐粪坑的结果是扭了腰，他干脆连茅房也不能上了，拉屎拉尿都要用盆子。人家都说是心广体胖，表舅为什么是心越烦越长肉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半年以后，表舅见了人只剩下喘的份儿了。接着下肢瘫痪。接着口眼歪斜。接着大小便失禁。接着便一命呜呼了。没了。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谁又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呢？

附近的街坊说，表舅死后，从此，这边再没有这么好脾气的掌柜的，再没有这样和气生财的商店了。即使是三十年后改革开放时期的自由市场的摊贩，虽说是为自己经营理应招揽顾客，还是常常发生摊贩与顾客乱吵乱骂的事情。粗野，已经是中华大地上的顽症了。

在我们的一个新的“季节”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祝祷表舅的在天之灵安息。